

你的意识即将被读取

龙竹 著

灵探

Prob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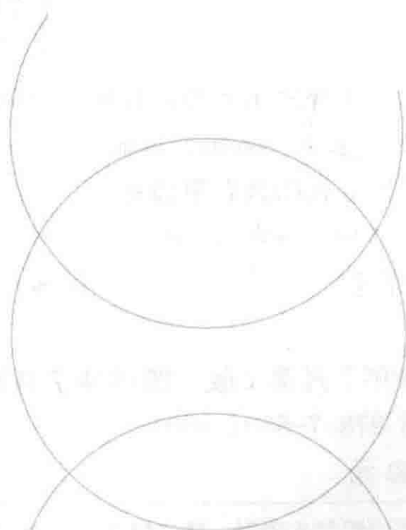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灵探

P r o b i n g

龙竹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探 / 龙竹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94-1801-2

I. ①灵…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6524号

书 名	灵探
作 者	龙 竹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选题策划	涂继文 辛 慧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801-2
定 价	3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噩梦来袭
第二章	无聊追求
第三章	人梦之人
第四章	艰难苏醒
第五章	盗灵之始
第六章	荒墅凶影
第七章	破获大案
第八章	古宅惊变
第九章	别墅异事
第十章	奇怪古井
第十一章	祸不单行
第十二章	阴魂不散
第十三章	迷雾重重
第十四章	魂归镜记

111 099 087 076 064 058 051 044 038 030 023 015 008 001

目录

CONTENTS

第十五章	骨笛传说	122
第十六章	生死一线	134
第十七章	陈年旧事	147
第十八章	主动请缨	159
第十九章	往事如烟	170
第二十章	疑凶乍现	182
第二十一章	死不瞑目	194
第二十二章	异井召唤	206
第二十三章	机关重重	217
第二十四章	诡象万千	228
第二十五章	千年诅咒	239
第二十六章	风波难平	250
第二十七章	井下谜团	262
第二十八章	缘起缘灭	272
尾声		281

281 272 262 250 239 228 217 206 194 182 170 159 147 134 122

噩梦来袭

第一章

暮霭沉沉的黑夜，仿佛一层浓墨涂抹在天穹上，遮天蔽月，看不见半点星光。

午夜过后，到了一天最沉重、嗜睡的时候，夜风转凉，大街小巷四处飞扬着废旧的纸片和垃圾袋，人影稀疏，冷清肃杀。

张丽气喘吁吁地跑出了一个青色斑驳的古巷，仿佛青铜水泼洒铸就的墙壁，带着一种灰蒙蒙的阴森气息，她已经来不及思考这是哪里，只顾着向前奔跑，因为后面的巷子里，传出了吧嗒、吧嗒的脚步声。

“啊——”张丽知道后面追她的人又出现了，吓得尖叫一声，再次奋力朝前奔逃。

她的精神快要崩溃了，因为黑暗迟迟过不去，后面的人不断在追她，虽然下意识提醒自己在噩梦中，但是接连几次被折磨到死亡的感受，已经让她精神憔悴，感到恐怖害怕，有些要疯掉了。

她脚下的鞋子早就跑丢了，粗糙不平的地面，划破了她的细白的脚掌，留下或深或浅的血印痕迹。

“为什么，我逃不出这个梦境？”张丽内心大喊，如果是梦，为何自己醒不过来，一直被追杀，惨遭肢解、砍头、折磨致死后，她依旧会复活在某个奇怪的地方。

有时候是阴森的黑房子，有时候是墨绿的原始森林，这次是古巷口。

她继续向前跑，浑身忍不住颤抖起来，因为她看到了巷子口的尽头外，竟然是一片黑压压的墓地。

墓碑破烂，横七竖八地耸立，一些坟包不整，甚至有豁口裂缝，甚至有

棺木打开，到处是衰败的景象，死气沉沉。

“这是多重梦境吗？他是谁，为什么要追杀我，要这般折磨我？”张丽穿着一身碎花状的棉布连衣裙，夜风撩起了她的裙角，冻得她瑟瑟发抖，她双臂抱着肩膀，看着前方的墓地，死人的归宿，后面还有脚步声逼近。

这一刻，刺骨的寒意，仿佛从她的骨髓深处蹿上来，整个头皮都发麻了。

求生的渴望使她继续拼命向前狂奔，但是进入坟地后，暗夜中传来乌鸦凄厉的惨叫声，阵阵阴风吹来，吓得张丽踉跄摔倒，连滚带爬，浑身沾满了泥土污渍，狼狈不堪。

这时候，一道黑影接近，高大魁梧，脸上戴着一个豺狼面具，獠牙狰狞，手中提着一柄斧头，一手抓住张丽的头发。

“不要，不要杀我，求你，不要啊！”张丽大喊大叫，泣不成声，但是那个戴着面具男人却丝毫不为所动，扯着她的头发，将她拖出几米远，放在一个横倒的墓碑上，然后挥起了斧头……

阳光驱走了黑夜的阴霾，透过窗帘，洒在卧室的床单和地板上，晨曦明亮，充满了朝气。

我翻身起床，已经记不起昨晚的噩梦，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好转许多，一天之计在于晨，即将开始新一天的刑警工作。

我的名字叫楚宇，是一名普通刑警。除此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盗灵师”。

说得直白一些，我的工作性质就是“盗灵”与“催眠窃梦”。我可以“盗取”死者生前最后几分钟的记忆，寻找死亡前后的真相，或是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催眠之后，潜入其潜意识中，找寻作案动机与犯罪证据。

我所在的部门特案科直属省公安厅管理，主要工作就是配合参与调查各种疑难案件，比如某起案件在侦破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常理难以解释的现象，特案科就会出面协助参与侦破工作。

这个工作原理，并非迷信中的通灵、跳大神等鬼神之说，而是根据科学中的一些学术研究，比如《意识空间》《死前记忆》《梦的解析》等国内外的一些科研成果，国内心理医师和犯罪心理学专家们，与生物科研机构合作，打造了一件类似脑电流共振磁场的设备，可以让意识强大的人，进入死者残存的记忆里，或是进入别人的梦境获得一些信息。

由于我天生脑电波强大，具有超过常人的意识，所以在警校中被破格录

用，进入特案科工作，而这个科室的每一位同事，都不是普通的警员。

用警局的话来说，我们科室的人，都是一群有着特殊能力的怪人。

洗漱过后，刚准备出门，我的电话就响起来，掏出手机一看，是刑侦总队的彭康总队长打来的。

“喂，彭队！”

“楚宇，马上赶到柳条湖街八马路交汇这里，又发现了一具女尸，离奇凶案还在继续！”

“我知道了，马上过去。”我挂了电话，心情有些沉重，这已经是本市第六起离奇死亡案件了，死者均为年轻女性，死亡时间都是午夜，浑身没有伤痕，却皆为脑死亡，像是死在了梦中一般。

这些女性被送往医院经法医解剖，并没有发现有嗑药吸毒过的迹象，也没有心脏病史，身体都很健康，却由于过度惊吓，死在了午夜的路上，她们究竟遇见了什么？

我怀着种种猜疑，打车来到了案发地点。

这是一条靠湖的街道，绿柳成荫，光线斑驳，柳条迎风飘动，像是对着过往行人在打招呼一般。

一条长椅下，侧身躺着一具女性的尸体，周围已经被警戒线拉起来，戒严现场。

外围已经聚集了不少民警，还有沿途过往的行人，聚集不散，当成早间新闻一样好奇张望。

我挤了过去，出示了我的警官证件，进到现场。

“王队，你也来了。”我看到了同在市局工作的重案支队长王宇飞。

王宇飞脸色有些难看，扫了我一眼后，走过来压低声音道：“死者为年轻女性，身份证在确认，身上带有酒气，跟前几个案件类似，死因不明，法医初步判断是惊吓过度，心脏骤停而死。”

“惊吓过度，心脏骤停？”我听到这几个字，不禁想到了前些日子的几个受害人，似乎也是这样被法医断定的。

“现在案件越来越复杂了，无缘无故的，为什么会死在这里，眼睛凸起，死不瞑目，看样子死前似乎经历了很恐怖的事。楚宇，你觉得世上真的有那种东西作祟吗？”王宇飞碰到这个棘手的案子，也有些吃不准了。

我苦笑摇头：“世上哪有什么灵异，都是自己吓自己，即便人死之后真的存在脑电波的残留，肉眼也绝对看不到，相互没有交集，难以感应到。”

王宇飞犹豫着说：“一些报道，的确存在一些鬼屋、鬼镇，许多科学都解释不了的事。”

我解释说：“那除非是特殊的地方，导致人的视觉、听觉发生了变化，与那种电波出现交集了吧，不过，这种事太少，事实证明，很多鬼怪难解的事背后，都有人为的因素。”

王宇飞点点头：“嗯，这话说得不假，我办案快十年了，还真没遇到过什么灵异事件，许多都是人为作恶，然后转嫁给灵异事件背黑锅，以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

我走上前，看到死者的面孔，已经扭曲，眼睛瞪得直直的，大如牛眼，浑身有些蜷缩，身体似乎是从长凳上摔下来，然后断气，保持了摔地后的死亡状态。

“她生前究竟看到了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这时候，警队的痕检师取样完毕，对这里的一些鞋印进行拍张和测量，取检一些纹路。

“有什么发现没有？”王宇飞走过去问。

痕检师是一位女性，名叫张琦，她抬头后，用手托了一下黑框眼镜说：“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脚印，尺寸在四十二码的鞋号，与地面接触后，压印测量值，估计这人得有一百三十公斤，脚步不大，看样子很吃力。”

“那是一个大胖子？”王宇飞蹙眉，想不通这个脚印对案件有什么帮助。

张琦摇头说：“我怀疑他的后背上，应该背着一个人，才会有这样重量，他的步子比常规步伐要小一些，而且有前倾的迹象，说明他在背着人走。”

王宇飞和周围的刑警都眼神一亮，有人背了死者，那这就说明极可能是凶犯。

“能调查出那个嫌疑犯的脚印痕迹吗？”

“不能，他应该戴上了鞋套，没有具体印痕，无法判断他穿的什么鞋，身高也无法通过重量和步寸来推断。”张琦叹了一口气。

众人脸色一下子垮了下来，没有线索，让刑警们如何破案？

王宇飞转身对着我，语气严肃地说：“楚宇，我觉得这几件离奇案子，充满蹊跷，而且如今证实，这幕后有犯罪嫌疑人，只是这个人狡猾、冷静、作案手法高明，所以，我会向市局领导提议，并案侦破！”

我点点头，并案侦破，其实就是把几件有关联的案子，合并在一起分析、

侦破，虽然现在还无法判断出作案的嫌疑人是几个，作案动机是什么，但死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放在一起刑侦破案，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王宇飞嗯了一声，询问我说：“这是第六起惊吓死亡的案件了，前几起也是女性受害者，我们发现案子不同寻常，才申请让特案科介入，配合我们来破案，你不是擅长与死者通灵吗？能否看到死者生前的景象，寻找出一些线索？”

“王队，我那不是通灵，而且通过仪器的电弧效应，进入死者残存的记忆碎片中，看到死前几分钟的画面、场景，但这种仪器还在完善阶段，有几个使用条件。”

“什么条件？”

我耐心解释道：“首先，死者死亡时间不能超过七天，而且脑部不能遭受严重的物理破坏、创伤，也就是说，神经元没有遭受破坏，超过七天，记忆的碎片就随着尸体僵化变质而彻底消失了。

“其次，需要同性的身体，我是男士，能与男性尸体进行这种电磁感应，因为生物电的相似性，而女性的尸体，会跟我在电磁沟通中产生排斥。当然，如果男性尸体的血型与我相同，那么契合的效果会更好，看到记忆中的场景会更逼真和清晰。”

“发现的受害者都是女性，难道你就没有办法了？”

“嗯，理论上如此，不过，如果下个女性受害者，没有完全死亡，或许，我能进入她的噩梦中，寻找根源所在。”

“你还希望看到下个受害者？”王宇飞脾气火爆，顿时来了火气。

我轻叹一声道：“以目前的线索，我们根本无法破案，凶手既然两个月内作案数起，他不会轻易收手的。”

王宇飞紧握了双手，他身为市公安局的刑警队长，一连发生几起恶性离奇的谋杀案件，凶手逍遥法外，警方毫无线索，这对他而言，是一种羞辱和挑衅。

电视台和几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已经到了，他们想要报道一些新闻内容，被民警拦住，只是解释死者酗酒太多，心脏骤停而亡。

由于没有任何身体伤害，甚至没有遭受过性侵和猥亵，所以记者们想要挖掘一些新鲜话题也没有可能，只有意兴阑珊地散了。

这时候，特案科的同事来到，药剂师多海虹、擅长机械机关的刘憬铮、

见习警员苏瑶。

“宇哥，你已经到了。”苏瑶走过来，她五官精致，瑶鼻巧挺，嘴唇丰润，长得很漂亮。齐肩的短发显得干净利落，穿着一袭合身的墨绿色制服，是个不折不扣的警花。

苏瑶今年二十六岁，是Z大学心理系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来到省公安厅特案科。表面上她是我的助理，平时负责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实际上，她是领导安排在我身边的心理健康监督员，一旦我的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她就会向领导汇报，立即停止我的工作。

我点点头，跟她和两位同事，简单攀谈几句。

多海虹要过去检查尸体，看是否有人给她下过什么药，使得受害者死于非命。

分管刑警大队的总队长彭康，当场把几名刑警叫过去，交代了侦破任务，务必短期内破案，否则，受害人还会继续增加，事情一旦被人公布到网上，整个城市都会人心惶惶的。

重案组组长王宇飞回道：“请彭局放心，目前线索也并非一点没有，既然发现了有人背尸，那么说明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昨天夜里，凶犯来过这，我们会让交管部门协同，调查这片公园昨夜附近车辆通行情况，对每一位经过这里的私家车进行排查。

“另外，法医从女尸上，抽检出了乙醇，说明犯罪嫌疑人，曾用迷醉性药品，对受害人进行迷醉，然后实施犯罪，然后把她放在这里，迅速离开，任其自生自灭，这一点，跟前面的几起案件有相似性。”

彭康点点头，交代说：“出动民警，在这条街走访一下，看看能否找到目击者和或者现场路过得人发现过昨天夜里，有人背尸走过。”

“知道了。”

收队之后，公安厅、市局、区分局的警员，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单位，要成立专案组，协调办案。

我跟随苏瑶、刘憬铮等人回到了自己的单位，这个部门工作相对特殊，进入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多少都有些与众不同之处，跟普通的警员不一样。

“宇哥，刚才王队打电话，让我过去拿这个案件的宗卷，让我们科室正式配合此案的刑侦工作。”

我点点头，不置可否地说：“可以，去拿吧，正好这个月手上没有什么

大案子。”

“宇哥，你今天还没有接受我的测试呢。”苏瑶笑了笑，语气转柔。

我摇头苦笑：“不要把我当真成病人好不好，我健康着呢，不要问我那些无聊问题了。”

“那可不行，连科长可是吩咐过，让我定期就对你的健康情况做评估呢，你得配合我，不然，我就是失职。”苏瑶吐了吐舌头。

我看着她那水灵灵的双眸，如扇子般密集的睫毛，一副噘嘴的撒娇神态，很快就败下阵来，对这个鬼精灵丫头，很难拿出兄长、前辈的威风压住她。

事实上，科室内不论男女警员，都对这个见习生苏瑶无比地喜欢，她如同一个开心果，青春美丽，充满活力，没有都市寻常女孩子的纨绔和自私，反而很懂关心人，平时也很勤快，大家对她印象都非常好。

“好吧，你问吧。”

“先量一量血压、脉搏，看看舌苔，是否正常。”

我只好配合着，苏瑶测试完毕，看到数据没有异常，露出笑容道：“昨晚几点睡的？”

“深夜十一点吧。”

“那么晚，后来怎么没给我回微信？”

“怕影响你睡觉。”

“嘁，我还在你之后睡呢。”苏瑶翻了一下白眼，跟我倒是不客气，不那么淑女。

“你这不是健康问题了。”我只好转移话题。

“昨晚做梦了吗，梦见了什么？”

我摇了摇头说：“记不得了，很模糊。”

“是好现象，如果记得清楚，说明你的睡眠质量就不好，精神处于亢奋、活动中，难以自控。”

由于我的工作性质，常跟一些受害者沟通死亡代码，见到死者生前的恐怖画面，难免会被死者的记忆感染，经常会做一些噩梦，在梦中，自己仿佛变成了死者，少许记忆碎片融入了自己的脑海中。

工作久了，难免精神受损，失眠多梦，如果长期不通过心理师的治疗、化解，我容易患上抑郁症。所以，警局的领导以关心我的健康为由，调来了这位心理学的研究生实习做我的助理。

第二章

无聊追求

晌午在单位吃过工作餐，午后我参加了一个立案工作会，就是把这几起的离奇死亡案件，合并在一起，推测都是为一人所做，整合线索和关联性，进行研讨，寻找破绽点，推进案情的开展。

下午的时候，我和苏瑶出了警局，把前几个人受害者被发现的现场走了一遍，并且在附近走访了一下，但是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因为案发时候，大多在深夜，街上人很少，而且死者没有经过任何挣扎、喊叫，也就没引起人的注意，缺少现场目击者。

出警走访一下午，两个人都有些疲倦了。

“宇哥，我前几天和朋友发现了一个西餐店，物美价廉，而且环境很好，今天带你过去尝尝鲜。”

“我对西餐，并不感冒，还是算了。”

苏瑶盯着我，认真说：“我请你！”

我摇头：“不是谁请的事儿。”

苏瑶哼了一声：“好，那你请我，也该表达一下你对医师的感谢，不枉我细心照料你那么久。”

“你算医师啊？”

苏瑶挺起胸脯，一脸骄傲地说：“当然，我可是心理学的研究生，以后肯定是一名合格的犯罪心理师。”

我哑然失笑，点点头：“好了，请你就是了，要不然，回头给你跟别人说我不懂感恩，我就名节不保了。”

“哈哈，这就对了。”苏瑶表情一下变得喜悦，仿佛由阴天瞬间转晴。

此时已近黄昏，反正是下班时间，该用晚餐了，我开车载着她，来到她指定的那个康桥西餐厅。

“康桥，这个名字，挺有诗意啊！”我忍不住取笑道。

苏瑶笑道：“嗯，是不是第一时间想到了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名字有诗意，里面的环境也非常典雅，带够钱没有，今晚我可要点一瓶红酒了。”

再别康桥的下一句，不禁在我脑海中回荡：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今天早晨的案发场地，湖边杨柳，如果那个女子还活着，她会是谁的新娘？波光中有昨夜的魅影，映照过昨晚的凶情。

西餐厅的格局，果然与中餐大众化的布局不同，最先入眼的是门厅里天花板上华丽的水晶灯，光亮度并不耀眼，而是不算明亮的淡淡灯光，带着一种昏沉的暖色，使整个餐厅显得优雅而静谧。

柔和的萨克斯曲和轻柔钢琴旋律充溢着整个餐厅，使人在外面的压力和紧张情绪，忽然好像有了一种释放和调节。

不论是柜台、桌椅、窗帘、壁画，都是欧式格调，华美精致，如同苏格兰的风情。

每张桌子都相隔不小的距离，这样可以使客人谈话，不影响邻桌，不被旁听，桌案上还有一个天青色的瓷花瓶，里面有鲜红的玫瑰盛开，令人赏心悦目。

苏瑶拉着我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然后开始点餐，有牛排、有沙拉和披萨，以及一瓶不算昂贵的大众品牌的红酒。

“怎么样，格调不错吧？”苏瑶点完餐，笑着问我。

“还行吧。”

“宇哥，你要慢慢学会浪漫，感性之后，会冲淡你绷紧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这样你就会精神饱满的。”

我苦笑着说：“你看我像病人吗，我精神状态好得很，你不要张口闭口都提我的心理健康好不好，弄得我都快觉得自己不正常了。”

苏瑶吐了吐舌头，嘟囔道：“这样，我才能关心嘛。”

“你说什么？”

“没什么。”苏瑶脸颊有一点淡淡的红润，别过头，似笑非笑，“听不到就算了。”

这时候，一位男子走入西餐厅，身材笔直，戴着一副金色眼镜，西装革履，藏青色的外衣，里面有白色的衬衫，颇符合高富帅的潮流。

苏瑶看到他的时候，皱了一下眉头，赶紧转回头，移开目光。

可是，那个男士似乎发现了她，神色略感意外，一步步走了过来。

身为警员的我，自然把这些细节看在眼里，心中猜测：这个男人跟苏瑶应该认识。

“这么巧，苏瑶，我们又见面了。”那位身穿西装的年轻男子走过来，脸上保持着笑容，目光盯着苏瑶，彬彬有礼地打招呼。

“哦，秦嵩学长，想不到在这碰到了。”苏瑶转过头，礼貌站起身，勉强露出笑容，但是有点牵强。

我有一种感觉，苏瑶似乎在有意躲避这个秦嵩，看着她的神色和怪异举动，就能体会到。

“早想再约你出来吃饭，但是知道你在警队挺忙，怎么，今天是跟同事过来吃饭？”秦嵩眼神瞥了我一眼，却显然没有正视我。

我知道，他这是在有意无意给我施压，用眼神忽视掉我，不做什么交集。

苏瑶却开口说：“这是我的男朋友楚宇，这是我的一位学长，刚从国外回来不久，也是研究心理学，打算要报考我们大学的博士，师从我的研究生导师。”

这明显是解释给我听，把对方的基本信息大致抖出来，让我有所了解，不过，被苏瑶说成男朋友，我很有点意外，明显自己被当成挡箭牌了嘛。

“你好，秦学长，我和苏瑶在一个单位。”我站起身，没有否认彼此的关系，这是一种工作养成的默契，猜到她可能有些反感这位秦嵩，所以要配合她把戏演下去。

“上次苏瑶就跟导师说，交了男朋友，我们还不相信，原来真有其人，幸会啊，这么好的姑娘就被你提前追求到手了，不过，你要珍惜，否则，我们这群单身男性，可是时刻瞄着，等待时机呢。”秦嵩轻描淡写地说，既像是祝福，又像是在警告。

“请秦学长放心，苏瑶是一个好女孩，我怎么会不好好珍惜呢？”

苏瑶听到我这样说，脸颊忽然有些发红，神色腼腆，在水晶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明艳清丽，如同一朵羞答答的玫瑰花。

秦嵩的眼神略微一紧，微笑点头，客套几句后，跟我们告别，转身朝里面的一张桌子走去。

“呼！”苏瑶坐下来，长舒一口气，背对着秦嵩远去的背影，伸出手对着我伸了个大拇指。

“看你样子，像是在故意避开他啊！”

苏瑶嗯了一声，然后说：“上次我回学校找导师归还几本书，正好遇到了这位学长，不知为何，我总觉得他的眼神怪怪的，虽然看上去彬彬有礼，但是背对着他，我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成了猎物，被猎手盯住了，很不舒服。你知道的，我们研究心理学的人，都非常敏感，心思缜密，而且我第六感异常强烈，后来他还请导师和我吃一顿饭，之后又约过我几次，但都被我以最近有大案子太忙为由，给婉拒了，想不到今天在这里遇到，真是出门没看黄历啊！”

我点点头，算是知道了二人关系，轻声问道：“他是从国外回来的海归？”

“是的，好像是所顶级大学的心理学硕士，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小有名气吧，回来后，据说要开一家私人的心理精神疗养会馆，顺便再完成博士学位，在Z省，专业领域人都知晓我导师的名气，所以他就想来。”

“那还要不要在这继续吃了？”

“当然，你钱都花了，就这样走太浪费了，而且，反正他知道我有男朋友，以后就不会没事给我发邀请了。”

“可我这个男朋友是假的啊。”

“嘻嘻，你努努力，就能梦想成真了。”苏瑶半开着玩笑，半认真地说。

不过，女孩子的心思玲珑很难猜透，我以前又没谈过恋爱，所以这方面经验缺少，基本有点不解风情，没有再继续这个情感话题。

一顿饭下来，我俩倒是谈笑风生，但是总觉得有一双眼神，时不时盯过来，让人浑身不舒服。

所以，我和苏瑶一吃完西餐，没有过多逗留，赶忙走了。

外面夜幕已深，乌云压城，阴风阵阵，看来今晚又将是一个雨夜。

街道车水马龙，灯红柳绿，霓虹闪烁，我开车把苏瑶送回住处，婉拒她上楼坐一会儿的邀请，匆匆赶回了自己的家，打开台灯，坐在书桌前，认真翻阅带回的宗卷。

借着橘红的灯光，根据死者照片、尸检报告，我核对了这些受害人的名字、身份，以及死亡地点，在地图上绘出坐标地，发现她们竟然在一个不规则的六边形上，这会有什么联系吗？

2014年4月18日，受害人李玉萍，二十六岁，企业职员，夜里在夜猫

酒吧饮酒，死于归家途中。

2014年4月25日，受害人赵芸，二十三岁，前台行政，夜里与朋友聚会，饮酒后回家，尸体在保工街小北一路小巷被发现。

2014年5月2日，受害人梁悠悠，二十五岁，酒吧驻唱歌手，死于劳动公园梧桐林。

.....

一页页翻下来，我的神色越来越凝重，档案里记录着前后加起来六起案件，受害者都是年轻貌美的女性，而且都死于星期五的夜晚，难道是凶手故意为之？

六起案件，年轻女受害者离奇死亡，她们竟然没有遭到性侵和虐待，这排除了劫色、熟人报复的可能，作案动机不明，看似像是猝死，但受害者均无疾病史，虽有酗酒，但不会造成心脏骤停死亡。

我不禁皱起眉头，长长喘了一口气，感觉有股寒气环绕，让人发冷，与以往的案件相比，这次似乎有些不同寻常，处处透着诡异的玄机，背后肯定有着不寻常的真相。

此时，窗外面下起了雨，哗啦哗啦，敲打着深夜的玻璃窗，仿佛海边的潮汐，一阵阵地卷上心头。

我站起来，沏了一杯茶，站在窗前，抱着手臂，静静注视着窗外雨雾蒙蒙的世界。大雨滂沱，落在外窗上，我看着自己的身影模模糊糊，仿佛变了样子，成了一个陌生人。

雷雨夜，室内灯光如橘，寂静无声，使得房间内平添几分令人窒息的气氛。就在这时候，电话的铃声忽然响起。

我转身到书桌前，接起了电话：“喂？”

“宇哥，是我。”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我知道了，你还没睡啊？”

“我睡不着，外面又下雨了，就像四年前那晚一样！”电话那端一阵沉默，只有苏瑶急促的呼吸声，对四年前那一场噩梦，她似乎还心有余悸。

“都过去了，不要再回想了，就当一场劫难吧，大难过后，必有后福。”我开导着她。

苏瑶嗯了一声，听了我的安慰，身心似乎真的轻松不少，话语中带着几分笑意：“宇哥，关于四年前我们第一次相识的那个惊悚经历，我写成了一部中篇小说，马上要在杂志上连载了，刚才把一份复制件发在你的邮箱，有